

商道

非常

廖天锡◎著

作家出版社

商道

非常

廖天锡◎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常商道 / 廖天锡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063-8434-6

I. ①非… II. ①廖…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61732号

非常商道

作 者: 廖天锡

责任编辑: 田小爽

装帧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40千

印 张: 23.25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434-6

定 价: 3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商道文道都艰难（代序）

2005年，我与曹志平、李祥文合著的长篇小说《淘金人》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的同时也遭遇冒名侵权。虽然中国作家协会维权会、作家出版社、湖南省作家协会和我们请的律师共同为我们维权，但作家维权太难，名家尚且头痛，何况我一升斗小民，无奈中只好暂时搁置。（详见“中国作家网”2009年9月8日《罕见侵权与艰难维权——长篇小说淘金人维权经过》一文。）

还是做点实在的事吧！

我继续搜集素材，将小说《淘金人》改编成二十集同名电视剧剧本。剧本《淘金人》的人物设置、故事走向和结局完全跳出了原著的框架结构。全剧情节以一个家庭为背景展开，讲述李日亮、李日晖、李鹏飞三兄弟在变废为宝的冶炼路上数起数落大悲大喜铸就辉煌的故事。他们按各自的创业理念走不同创业道路，演绎出各色不同的人生。在他们身上，欢乐和悲哀反复出现，辉煌与落魄轮回演播，一路走来坚忍不拔敢为人先，虽伤痕累累但从不言败。

这里必须提及的是《淘金人》是以湖南永兴三废回收冶炼产业的起源、生存、发展为背景创作的。《淘金人》出版时，中国有色工业协会授予永兴“中国银都”称号。此后数年里永兴的白银产量、品质、价格和声誉一路走高，然而近几年，三废回收冶炼产业受国际金融风暴影响，金银价格急速滑坡，导致不少冶炼企业巨额亏损甚至破产。改着改着，我猛然悟出李日亮三兄弟和千千万万的淘金人所走的是一条超越常规而又艰难的商道。于是，我把电视连续剧剧本《淘金人》改名为《非常商道》。

我很珍惜剧本《非常商道》这个独到的题材和鲜活的故事，从而产生一种将其改写成小说的强烈愿望，于是，又有了这部长篇小说。

小说于三年前基本结稿，出版却颇费周折。辗转了几家出版社，均以市场原因被退稿或要求自费出版。这与我的初衷背道而驰，只好作罢。

在寻找与等待中，我对作品的修改一直没有间断，努力使作品尽量完善。机缘巧合，《非常商道》又像《淘金人》一样，得到了作家出版社的青睐。

在此，衷心感谢作家出版社的领导为拙著审稿、出版、发行所付出的辛劳操作，感谢编辑田小爽老师为《非常商道》的面世做出的不懈努力。

对比《淘金人》一书，《非常商道》的人物结构、故事情节走向均已发生质变，修改部分已超过原作的三分之二。可以肯定地说，《非常商道》已经是另一部同题材的长篇小说。但无论怎样，没有当年的《淘金人》就不会有现在的《非常商道》。因此，特对长篇小说《淘金人》的合作者曹志平和李祥文表示感谢！

从《淘金人》图书的出版到剧本的完成，再到《非常商道》的修改、出版，来回折腾了十把年。我不敢对这部作品的故事情节、细节、人物形象尤其是语言文字作任何评判，更不敢奢望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一切都有待接受读者和时间的检验。是香花，自会在人们的呵护下随风生遇雨长；是稗草，自会有人剪除。唯一心安理得的是我想做的都做了，用小说主人公李日亮的话说“成败都是歌，得失亦是画”。

廖天锡

甲午年季冬

目 录

代 序 商道文道都艰难 / 1

第一章 骚动的金银湖

- 一、月亮被抓 / 1
- 二、六角钱赌注 / 5
- 三、十字街口人物 / 9
- 四、云香跳河 / 13
- 五、初恋过的老同学 / 17
- 六、月亮醉酒 / 19
- 七、天机泄露 / 23
- 八、合影 / 29
- 九、鹏飞卖猪 / 32
- 十、成良智取野牛 / 34
- 十二、废棉毯 / 36
- 十三、祖训诏诏 / 38

第二章 金银湖史话

- 一、忠良后裔避难地 / 44
- 二、崛起的守墓人 / 46
- 三、守墓人闯出黄金道 / 47
- 四、更名玄机 / 51
- 五、人世沧桑 / 52

第三章 李家婚事

- 一、金银湖里一枝花——春花 / 54
- 二、寡妇肖林桃 / 57

- 三、星亮扛牛 / 59
- 四、鹏飞参军 / 62
- 五、族兄弟 / 66
- 六、日晖悔婚 / 69
- 七、订婚酒 / 75
- 八、家长会 / 80
- 九、喜宴苦酒 / 81
- 十、戏台上下 / 86
- 十一、瓜熟蒂落 / 89

第四章 香港客

- 一、大亨回乡 / 92
- 二、李家商道 / 96
- 三、“走水”秘方 / 103

第五章 春蚕破茧

- 一、日亮与彬兰 / 105
- 二、成良斗狠 / 107
- 三、春蚕破茧 / 109

第六章 黄金浪里各自游

- 一、北上的列车上 / 115
- 二、牛肉赌 / 117
- 三、鹏飞遇险 / 118
- 四、日晖告捷 / 122
- 五、冰天雪地里 / 124
- 六 麻脸看戏 / 125
- 七、黑道 / 128
- 八、来财的“天书” / 131
- 九、鹏飞治扒 / 134
- 十、春花出山 / 136
- 十一、金明露丑 / 139

- 十二、倒灯民俗 / 140
- 十三、鹏飞闯金道 / 144
- 十四、舞厅里 / 149
- 十五、要命的烟囱灰 / 151
- 十六、父子伤情 / 157
- 十七、猪场里 / 161
- 十八、成良暴富 / 166
- 十九、麻脸失算 / 170
- 二十、私奔 / 173
- 二十一、夫唱妇随淘金路 / 176
- 二十二、一诺千金李鹏飞 / 178

第七章 金道险恶

- 一、风云突变 / 186
- 二、金道黑手 / 189
- 三、金明的脸皮 / 192
- 四、背运的陈大贵 / 193
- 五、大手笔 / 198
- 六、起死回生 / 202

第八章 惊天大案

- 一、鸡肠山贵金属厂 / 206
- 二、假罪犯 真公安 / 211
- 三、案发婚前 / 215
- 四、南下淘金梦 / 219
- 五、生死线上 / 220
- 六、沉闷的春节 / 222

第九章 石破天惊

- 一、与死神搏杀 / 225
- 二、大贵被骗 / 228
- 四、石破天惊 / 232

第十章 金道牵手行

- 一、困境中的日亮 / 236
- 二、金明的希望工程 / 238
- 三、妹夫何新民 / 240
- 四、日本鬼子留给日亮的财富 / 241
- 五、小九九和大九九 / 245
- 六、龙凤胎 / 248
- 七、“我日亮又站起了” / 250
- 八、金道护航 / 254
- 九、“孩子”终于有了娘 / 258

第十一章 七色火 八样人

- 一、金明家的丧事 / 263
- 二、重上金道 / 266
- 三、倒灯往今事 / 268
- 四、“英雄壮举” / 271
- 五、大山“挖平”风流事 / 273
- 六、南天金矿高人论道 / 279
- 七、流氓 云香 副县长 / 283
- 八、同是年关 / 286
- 九、天不藏奸 / 288

第十二章 游子乡情

- 一、游子结伴回老家 / 297
- 二、惊人的投资速度 / 301

第十三章 “淘金团”驾临侨县

- 一、掉包 / 304
- 二、过招 / 307
- 三、“文革”版、援朝版、窑洞版 / 311

第十四章 移师金三角

一、国际刑警与李鹏飞 / 316

二、钚的嘴脸 / 318

第十五章 规则无情

一、女老板计设冯霄林 / 321

二、春花攻关 / 324

三、两个不懂游戏规则的人 / 329

四、月亮被赶出游戏圈 / 333

第十六章 不是尾声而是序幕

一、日晖浮出水面 / 336

二、心血来潮故乡行 / 339

三、日亮、彬兰和光明 / 342

四、以军人形象谢幕 / 344

五、不是尾声而是序幕 / 348

第一章 骚动的金银湖

一、日亮被抓

李大山和他的长子日亮、二儿日晖坐在一辆破客车上，一路扬尘舞蹈，人到县城，已是蓬头垢面，吐出的口水扇出的鼻涕全是浑黄的灰尘。李大山和日晖一下车即上了去郴州的客车，日晖考上了郴州市公路工程处的合同工，接替父亲开挖土机，今天去报到。

李日亮要去银行卖银子，这灰蓬蓬的样子难看，在汽车站厕所里的水龙头上洗了头洗了脸脱下外衣拍打掉灰尘后才提着那个蛇皮袋上街。他问了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都不收。在县城转悠了个把小时，最后才找到中国人民银行侨县支行。

1973年，李日亮在县一中高中毕业时，侨县县城还只有一条老街。老街从东门口到坳头上长达五里，基本上是陈旧低矮但未破落的砖瓦房。现在是1980年春天了，侨县县城除老街外又有了两条新街。

中国人民银行侨县支行在与老街平行的新街上，正好与县政府隔街相对。新街不叫街，叫侨乡路。把侨乡路和老街连接起来的那条不到五百米的短街也不叫街叫干劲路。日亮分析这两条新街之所以不称街叫路，一是因为新街比老街至少宽两倍；二是要叫路才显出城市的风味。

待他走到人民银行门口，眼前豁然一亮。哇！五层楼，墙体看不到砖，墙面从下到上嵌满了筷子头大小的亮石，那些亮石在太阳光下耀眼夺目。日亮走进银行营业厅，更是心花怒放。营业厅是水磨石地板，柜台镶贴着方方正正的白瓷片。他想，这辈子能往上这种房子死

也甘心了。

白色的柜台把偌大的营业厅隔成两半。里面，营业员们把算盘珠拨得噼里啪啦响；柜台外面，站满了取钱的存钱的，只有李日亮是来卖银子的。李日亮从蛇皮袋里拿出一个银锭递给那位长相漂亮身材丰满的女营业员，她工作牌上的名字是夏艳秋。夏艳秋两手捧起那个银锭瞪着一双漂亮的圆眼问日亮这是什么。日亮说是银子。夏艳秋一脸莫名地笑了笑，反问，银子给我干什么？日亮回说卖！夏艳秋只见过银元，却没见过这么大块的银子，显然有点手足无措，招手叫来保卫股股长关洪达。关洪达用怀疑的目光审视日亮，问，这真是银子？日亮回说当然，还亮出蛇皮袋里另两块银子。关洪达越加稀奇地看着日亮，拿起银锭看着、掂着，还连袋子过了秤，正好十公斤；又问这银子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日亮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说，怎么会是假的呢！身穿旧军装的关股长却沉着脸说，我看不一定是真的，假光洋都有，上次没收了几十个。夏艳秋也说即使真是银子，也得请示行长才能收。她要日亮等等。

夏艳秋进去很快又出来了，她告诉关洪达也是告诉日亮，行长说只收银元和银器比如银手镯、银项圈，来路不明的银子不收。你这银子是哪来的？

日亮说是自己炼的。

关洪达冷笑了一声，发出一连串的疑问：“自己炼的？你会炼银子？叫什么名字？哪里人？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你先从大队开个证明到公社盖个章再说。”

一提大队和公社，日亮慌了，说你只看银子是真是假，要便付款，不要把银子还给我。关股长却已把银袋收进抽屉，板起脸孔说：“金银是国家禁物，没收！”

日亮一脸惊愕：“什么？没收？”

夏艳秋解释：“金银是国家禁物，没看见没关系，进了这个门，我们有责任管。来路不明的金银，没收归国库。”

日亮更慌了，但用强硬的语气反问：“来路不明？我自己炼的，怎么来路不明？不偷不抢，凭什么没收？”关股长冷冷地回说：“我没说你偷也没说你抢。你说的是自个儿炼的。怎么炼的？什么时间？什么

地方？我凭什么相信你？”日亮说：“我听懂了，你说我撒谎，炼不出银子。”关股长以胜利者的口气说：“这个，你心里清楚。一个农民，能炼银子？还会炼金子呢！”

这句话把日亮惹火了，指着关洪达责问：“农民，农民怎么了？农民下贱，农民穷，是吗？农民比你们蠢，是吗？你说。”军人出身的关股长更火：“农民聪明，农民伟大，行了吧。死不懂理！我告诉你，即使是你炼的，也违法。金子银子只准国家炼，不准你炼。知道吗？”日亮毫不退缩：“你不收我的银子没关系，想没收我的银子办不到；我违法，由法律制裁。给我！我不卖了。”

关股长拿出银袋又在柜台上蹶了两蹶，以教训的口气说：“现在不能由你了，必须依法没收！”

日亮迅即抓住银子袋，骂道：“银行还成土匪窝了，抢我的银子。”

关股长不肯放，日亮左手抓住银子袋，右手扣住关股长的喉咙：“你敢没收银子，老子要你的命。”说着把银子袋夺了过来。关洪达负痛失态，大嚷：“有人抢银行！”

抢银行那还得了！两个经警扑上来要抓日亮。日亮犟起来，一拳把一个经警打倒在地。接着，又上来四个经警，抓手的抓手，扳脚的扳脚把日亮放倒在地，扣了起来。

中国人民银行侨县支行行长梁彬兰听了经警和关洪达的汇报，得知银子作为物证一起送到了派出所。她微微一惊，转而平心静气地问关洪达那人是谁？姓什么？你怎么知道银子来路不明？关洪达说是哪里人没问，我一提要证明他不肯卖了，肯定有问题。这家伙脾气犟得很，但看样子读了点书，驳嘴很拿理。梁彬兰说：“银子是怎么来的，我不了解情况，没发言权，但你说人家抢银行，言重了。”关股长顶撞说：“那三坨银子，不是偷的，就是抢的，银行没收的银子他要抢走，不是抢银行是什么？”

“人家要回自己的银子就是抢银行？什么逻辑？”梁彬兰有点不耐烦了，“抢银行那是死罪！”

关洪达被梁彬兰的话呛得满脸通红。梁彬兰扫视关洪达一眼，又说：“我有一个高中同学，金银湖的，他说他们那里的人有炼金银的技术，兴许这人就是金银湖的。如果真是金银湖的，有十公斤银子根

本不奇怪。”

站在旁边一直没作声的经警插了一句说：“好像说是金银湖的。”

梁彬兰一听说是金银湖的，不再争论，立即动身去派出所。

梁彬兰赶到城关派出所时，所长曾承河已审问过日亮了。他听日亮说银子是自己炼的，不但没把他当犯人看，反而要日亮坐在办公桌前的靠背椅上喝茶聊天。

梁彬兰是侨县县城出名的美少妇，曾所长一见，高喊欢迎美女光临，梁彬兰办事心切，直接说明来意，曾所长指着李日亮说就是他。

李日亮扭过头来与梁彬兰四目相对，双方都怔住了。梁彬兰先醒悟过来，但依然惊讶：“真的是你？”日亮的嘴角动了动，像笑，却不是笑，问：“你怎么知道是我？梁行长！”梁彬兰没注意日亮的表情，但听出“梁行长”三个字的讥讽味。不过，她仍然高兴地说，一听有人卖银子，我就猜想是你。随后责怪日亮：“你这么称呼，我听着不舒服，我是来问情况。”日亮还是冷冷地说：“难为你这么多年了还记得我。我的情况一直很糟糕，推荐上大学落选，当民办辞退，拖拉机站开除，今天卖银子又被抓。”

梁彬兰脸一沉：“李日亮，你别和我提往事，语带讥讽，玩世不恭。我是为银子的事来，你愿讲就讲，不讲我走人。”日亮叫彬兰走，你们抢了我的银子，还抓我送派出所。有什么好问的。

梁彬兰骂道：“一副死不悔改的倔脾气，我懒得和你讲。曾所长，你出来一下。”

梁彬兰告诉曾所长自己和日亮是高中同学，后来又一起被推荐上大学，日亮文化考试分数很高，但没走成。之后，一直没联系。然后问卖银子被抓是怎么回事。曾所长说他把制镜厂那些废棉毡烧成灰，然后炼出银子！我好像听神话故事一样。梁彬兰说这就对了，这是他的祖传绝技，他没上成大学也与这有关。当时的作文题是要求“立足本地，谈谈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别人都写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狠抓阶级斗争，狠批资本主义”，尽喊空口号。他却写要利用祖传绝技，变废为宝，让社员过上好生活。曾所长笑着说他写这些实在倒是实在，但与形势唱反调，肯定不能录取。

梁彬兰向曾所长提出把日亮和银子交银行处理。曾所长说：“我根

本没搞懂凭什么抓他送派出所，派出所只关违法的，他炼银子不偷不抢没犯法，凭什么抓？”梁彬兰则说：“我是学金融的，一个国家富不富有就看国库金银多不多，他会炼银炼金，不但没犯法，而且有功！”

二、六角钱赌注

在日亮去县城这段时间里，谭冰桃做了几件事。

谭冰桃是个特别勤快的女人，丈夫走后她从自留地里拔来几十斤萝卜，削去叶子和根须，在井边洗得干干净净，准备去金银湖赶集卖萝卜。然后撮了一担谷，挑到对河的碾米机房去碾。

金银湖李家对河的村子叫崖头何家。隔开两村的这条小河叫金陵河。金陵河的发源地是金银湖。金银湖离李家和何家不到五百米。站在连通两岸的石拱桥上，金银湖的模样看得清清楚楚。金银湖不大，水面方圆一里的样子。当然，也不算小了。据传，这里原是口方圆几十米的山塘，叫鸟屎塘。塘水随雨而涨遇旱即枯，庄稼大都有种无收，这里的人多因贫穷远走南洋淘沙谋生。清朝中期的某年清明，远走南洋淘沙成为大亨的老板们相邀回老家祭祖时，鞭炮鸟铳齐鸣一阵后陡现奇迹，一洼浊水的鸟屎塘陡然清泉喷涌成湖，湖水潇潇南下自然成河。自有了金银湖和金陵河后，百余年来，本地人、外来客都沿湖沿河择地建房繁衍生息。如今，金银湖公社十五个大队近四万人口，仅湖口就有金银湖李家、崖头村何家、凹鼓岭陈家三个大队；从湖口往下两岸五里内又依次有石垅、柏树、木子坪、松树坪和金银湖墟上五个大队。这八个大队总人口将近三万。碧波荡漾的金银湖，迂回曲折水流清澈的金陵河；连通两岸的石拱桥和稠密的村庄；祥和的炊烟与蓝天中流动的白云构成一幅美丽的图画，成为当地一大景观。

金银湖李家、崖头村何家与凹鼓岭陈家都没通电，三个大队只何家有台柴油碾米机，碾一担谷收三角钱。

冰桃挑着一担谷到何家大队碾米机房时，看见管碾米的何金明正在摆弄一架照相机。何金明那颗瓜瓢似的光脑袋贴在照相机屁股上，眯上左眼用右眼瞄着，见冰桃挑谷过来，亲切地喊道：“庚嫂，别

动，给你照张相，五角钱，给两张照片。”冰桃知道，只要一照就得给钱，自己碾米的钱都没有哪有心思照相，因此，她又开五指挡住自己的脸。金明却依然晃着照相机很得意地鼓动：“刚买的！庚嫂，照得相当清楚。”

冰桃的丈夫李日亮原在公社农机站开小型农用车。农机站有十二个人，管五台拖拉机一部小型农用车。拖拉机除了跑运输还要下生产队耕田；小型农用车主要为公社领导服务。拖拉机经常坏经常修，老是亏。1976年春，李日亮被选为站长后把拖拉机和小型农用车的使用、修理、效益捆绑在一起承包到人。这一来，个人的和站里的效益都上来了。但日亮犯了大忌，被打成“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公社组织批斗后要他挂牌子敲铜锣游街示众。李日亮脾气倔，踩坏牌子砸破铜锣被开除回家，日子越过越艰难。于是，他铤而走险，偷偷摸摸去郴州城捡废棉毯炼银子。家里有限的那点钱用作去郴州的盘缠和炼银子的本钱，因此连碾米的三角钱都没有了。谭冰桃本想去哪里借几角钱，但她认为日亮与金明是老庚，日亮开小型农用车时，何金明得过他不少好处。就没借，直接来了。

冰桃不想照相但想金明关照免费碾一担米。但何金明见冰桃不肯照相没了兴趣，扯开抽屉拿出票据说先开票。冰桃假装在口袋里掏了一下，说忘了带钱。金明的脸色立即变了，说我是见钱开票凭票碾米，一式两联，当天向队里交账。

冰桃强装笑脸向金明借三角钱，明天还。金明怕冰桃抢钱似的，从碾米机这边绕到那边，叫起苦来：“我碾米是拿工分，哪来的钱？再说，三角钱，也不是个小数，在生产队做一天才八分钱。”他摊开两手，无可奈何的样子。说着，把照相机往身后藏了藏说是借钱买的。冰桃清楚金明的为人，有次几个人打平伙，他没喝酒，硬是不肯出酒钱。妈的，日亮开车时，给你拉这拉那，现在向你借三角钱都不肯。冰桃煞好箩绳，拴上扁担骂金明是个无情无义的混账东西。

金明嬉皮笑脸回说，你想骂尽管骂，没钱就不碾。这时，金明爸何佑古过来问是怎么回事。冰桃没好气地回答说没钱！不碾了。佑古责问金明为何不碾。金明说队上有章程。

何佑古火了，说章程是死的，人是活的。我怎养这么个无情无义

的东西。白吃了三十年米饭！你建房，日亮给你拉石头拉砖。那些石头和砖还是热的，你的心就冷了。树怕剥皮，人怕伤心，你你你……

金明被爸一通骂醒了，也觉得自己真不是个东西。他拿起摇手准备开机。冰桃却已挑谷出门，横竖不碾了，这让金明非常尴尬。

这时，凹鼓岭陈家陈大贵来碾米，他见冰桃挑着谷要走，露出惊讶的神色问怎么回事。

金明对大贵说，她没带钱来，我开了句玩笑，不肯碾了。何佑古讥消金明撒谎像放屁一样，不选时间。

陈大贵还只二十岁，他读初中时，经常坐日亮的农用车，一直叫日亮叫哥，叫冰桃叫嫂，觉得该帮嫂子一把。他掏出捉黄鳝卖得的六角钱硬币，“啪”一声拍在碾米机上，喊：“碾！”然后，把冰桃的谷挑进机房，催金明开机。

金明没理会大贵对自己的不满态度，倒是盯着白花花的十二个硬币两眼放亮。慢吞吞地说：“大贵，今天，我俩赌一把。我输了，给你白碾两担米；你输了，六角钱归我。敢么？”

大贵爽快地答应，行！何佑古劝大贵别和金明这个见钱眼开的东西赌。大贵用手掌在颈项上试试，笑着说：“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要么楼上楼，要么两脱壳。怎么赌法？”

何金明要大贵定。

有关陈大贵打赌的传闻很多。他读初中时每次交了米领了票就邀同学打赌。赢了，请同学放肆吃；输了，到处借票度饥荒。他赌的方式很多：赌单赌双、赌公赌母、赌大赌小、赌快赌慢……名堂多得很。

大贵顺手指着远处一头仔猪：“就赌那头小猪是公是母？”金明瞪着两眼细看，脚还往外走。大贵吼道：“站住！不准耍鄙！”金明没把握，要大贵先说。

大贵指着金明说和你一样，牯的。金明笑着说，你骂我。说着，他又微眯左眼，微张右眼瞄了一阵，摇摇头说可能不是。

大贵扯开嗓子“唠唠唠”把猪唤过来一看，真是头小牯猪。大贵笑起来说我讲过和你一样，还说是骂你！又催他碾米。金明却耍赖说我可能不是，没肯定。

佑古骂金明耍鄙！大贵却无所谓说重赌。他捡起一个硬币要金明